



## 第三殿-譬喻品

諸位賢者：

今天我們來介紹法華勝境第三殿。

經云：爾時舍利弗踴躍歡喜，即起、合掌、瞻仰尊顏、而白佛言：「今從世尊聞此法音，心懷踴躍，得未曾有。所以者何。我昔從佛聞如是法，見諸菩薩授記作佛，而我等不與斯事，甚自感傷、失於如來無量知見。世尊，我常獨處山林樹下，若坐若行，每作是念：『我等同入法性，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？』是我等咎，非世尊也。所以者何。若我等待說所因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必以大乘而得度脫。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，初聞佛法，遇、便信受、思惟取證。世尊，我從昔來，終日竟夜、每自克責。而今從佛，聞所未聞、未曾有法，斷諸疑悔，身意泰然，快得安隱。今日乃知真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」

此品來意：由佛法說盡廢昔權，以顯今實，二乘一向自絕成佛之望，身子(舍利弗)上根，既聞佛慧，心大歡喜，自信作佛，故述領悟之懷，世尊特為授記，中下根人，向執權乘未肯頓捨，故佛說火宅喻，許賜諸子三車一車之權實，中根之人始得領悟。

今以長者驚入火宅救濟諸子，又為一大事之譬喻也。舍利弗初聞佛說則心大驚疑，甚至以佛為魔者，是則幾乎永絕其分矣。若非佛以種種因緣而調伏之，則此疑不能釋，其心終不能安。以引三世諸佛之儀式，始信佛心，乃知波旬無此事，以我墮疑網，故以佛為魔耳。佛以柔軟微妙說法，種種因緣以顯實，心生大歡喜，自知當作佛，故我心歡喜自知定當作佛也。

身子雖小乘，蓋蒙佛恩，受佛教化非一日矣。尚不知佛心，將以為偏黨，況其他乎？今因聞佛說真實之法而出，故云從佛口生。化我一向執著鄙吝之心，故云從法化生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，故云得佛法分也。

解釋一下本品大意：

經中舍利弗因所聞者為如是權法，而所見者則為諸菩薩受記作佛等事，故甚感傷，自失於如來不可度量之知見也。即舍利弗自疑何以獨受小乘之度脫，並悔當日不早從大乘法修習也，謂我等常自悔恨同聞佛法，而佛不以大乘度我，為我等不仰待佛說成就菩提因行之咎。然實由我等不解佛之方便說法，而即以此方便為佛法之究竟，遂思惟取證，以是致生疑悔耳。今聞前說小乘即是一乘之方便，則是我等前所修證者，並非有背於大乘，正可由此以趨於一乘之究竟，仍為真佛子，仍從佛口生，仍從法化生，且因佛說，可證我等為已得如來法身之一部分，更何有所修小乘法終非大乘之疑，及往昔不早修習大乘之悔也哉！

舍利弗尊者跟目犍連尊者，都是大阿羅漢，安住在不生不滅、無大無小、畢竟空寂的涅槃。但是舍利弗尊者在法華會上，跟佛陀表達說，他雖然安住在不生不滅的空性裡，但是看到這些大菩薩，隨順諸佛轉大法輪、廣度眾生，內心生起慚愧心，對此功德有希求、好樂之心！

通常小乘行者有二種：一種是直趨小乘，所謂的定性聲聞；一種是退大取小的小乘。舍利弗尊者過去生，曾熏習修學過大乘法，因為遇上惡因緣而退大取小。但是迦葉尊者，他的心情就不同，他很坦白跟佛陀說：我看到諸佛菩薩，成熟眾生、莊嚴淨土種種功德，心中沒有任何好樂心，就是歡喜安住在空、無相、無願的三昧境，自己受用就可以了，認為他的大事已辦了。當然，眾生的根性各式各樣，當我們對空性有所執著時，就應該思惟「不空」以對治。

當我們踏入了佛門，開始學佛以後，我們未來的生命要處理三個問題：

第一個，就是苦樂的問題。這是我們凡夫最現實的問題，就是我怎麼能夠讓自己離苦得樂。當然佛法的意思就是做兩件事：懺悔業障、積集資糧。一方面透過不斷地對過去的過失進行追悔、訶責；一方面，對於未來，我們透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的善業的修學來積集資糧。所以我們的學佛，第一個目標就是離苦得樂，就是藏傳佛教說的下士道。當然這個要花很多時間。

第二個是離苦得樂以後，解決空有的問題。當我們追求快樂以後，慢慢會發覺三界的快樂是有問題的。「以有煩惱故，有諸罪業故，有老病死故，非實安樂住。」我們這個快樂，是在什麼環境下享受呢？第一個，夾雜煩惱。因為你追求快樂，你有得失心，「得時多怖畏，失時懷憂惱」，所以得快樂的時候你也不安穩。你一天到晚要麼就是怖畏，得到的時候你也沒快樂，你害怕失去；失去的時候，你也不甘心。所以我們這個快樂是夾雜著煩惱、業力跟老病死的折磨。後來我們想一想，不划算！這快樂太少，痛苦太多，這個三界的快樂不值得留戀。所以，真正的快樂，一定要把生死給結束掉。只要我們還在三界一天，就沒有真正的快樂。輪迴沒有結束，我們就沒有資格談快樂。所以我們就開始怎麼樣呢？從假入空。這個時候我們好樂空性。在空性裡面，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，我們起大歡喜心。後來我們開始修正我們的思想：原來追求快樂的思想是不對的，人生要追求寂靜才對，因為追求快樂要付出代價。這個思想你不改變，那後面就有很多的三惡道的過失等你了。所以我們從追求快樂的思想提升到應該追求寂靜——好樂空性，追求寂靜。

第三個是成就菩提，在得到寂靜以後，當然寂靜很舒服，雖然它沒有很快樂，但至少也沒有痛苦。我們人是這樣的：快樂不著急，離開痛苦很急迫。空性，雖然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不見得會產生快樂、莊嚴，但是起碼「度一切苦厄」。空性的特點是，它會讓你離開痛苦。離開痛苦對我們來說就很不錯了。但是寂靜一段時間以後，你看大乘經典，看到佛陀的功德以後，你會想說：我們不能就是追求寂靜，我們應該有更高的理想。所以就開始所謂的菩提的問題了，無上菩提。就是說，既然我可以做得更好，何樂而不為？追求快樂，然後安住寂靜，所以第三個就是成就菩提。本來這是要三階段完成：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。不要說三大阿僧祇劫，正常人要花無量阿僧祇劫，慢慢走，因為你得進進退退。但是你學《法華經》，可以一次到位，快速成就，叫做大白牛車。

古人說「成佛的法華」。你說，我不學《法華經》，難不成我就不成佛嗎？你還是可以成佛，但是你走的是彎路，你沒有找到捷徑，就像念佛一樣。你說，我觀想、觀像也可以往生。也可以，沒錯。但是持名一法，直接穩當。你只要創造一個音聲，一句彌陀念、誦、聽，你創造一個音聲，再把它聽回去，你就能夠「即眾生心，投大覺海」。下手易，成就高，你何樂而不為？這持名就是往生西方的捷徑，而法華視成佛的捷徑。

諸位！如果持名是跟彌陀感應道交，它是提供一個捷徑，那《法華經》就是成佛的捷徑。它也可以說是「即眾生心，投大覺海」，只不過持名是他力攝受，《法華經》是自力成就。我們只要透過一種正確的操作，其實成佛沒有我們想像的這麼困難。只是我們以前摸不到正確的方法，就是瞎子摸象，到處亂找。

經云：「……見諸眾生為生老病死、憂悲、苦惱、之所燒煮，亦以五欲財利故、受種種苦，又以貪著追求故，現受眾苦，後受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之苦，若生天上、及在人間，貧窮困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如是等種種諸苦。眾生沒在其中，歡喜遊戲，不覺不知，不驚不怖，亦不生厭，不求解脫。於此三界火宅、東西馳走，雖遭大苦，不以為患。舍利弗，佛見此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我為眾生之父，應拔其苦難，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，令其遊戲。』」

講到小乘人的懊悔，下面以舍利弗尊者為代表，懊悔自己錯發小乘心、修小乘法，因而成就小乘果。看到菩薩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，所以神通廣大，積集無量無邊功德莊嚴；而自己證了小乘果位，就沒有辦法了，這就知錯了。自己發心發錯了，修行修錯了，所以講我自己失於如來無量知見。這不是懊悔嗎？因此，在佛說《法華經》之前，小乘都一定有疑，都一定有悔。當然，這是代表許多大智慧的聲聞。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的人也有疑惑。菩薩怎麼會有疑惑呢？這一種是初心菩薩，他們雖發菩提心，要學大乘法門、要成佛，但有時候也會擔心如此修是否能成佛。佛果如此廣大無邊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、無量阿僧祇劫的修行，那麼難，疑惑自己是否能成就，這是一種疑。

還有另一種疑：佛說的小乘，到底是不是究竟圓滿的？若是究竟圓滿的，那我們簡單一點，自己了生死就好了。假使小乘將來還要成佛的話，那我們就往回來，何必去學小乘呢？他也不知道究竟小乘將來會不會成佛，他也還有疑惑；自己想發心成佛，將來到底成不成得了佛，他自己也有疑惑，初心菩薩也有這兩種的疑。不過，就懊悔來講，普通的菩薩倒是沒有什麼懊悔。

也有會懊悔的，怎麼懊悔？就是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以後，辛辛苦苦地要利他，這個菩薩也不容易做。尤其是一番好意去救人，結果卻挨罵、挨打，這又何必呢？他因此懊悔了，這一懊悔他就退心了。

所以，小乘人有疑悔，初學菩薩也有疑悔，其根本問題在於一點：到底小乘人會不會成佛？問題只有一個，假使小乘決定要成佛，那麼聲聞人也不用有質疑、懊悔了；初發心菩薩也不會疑悔了，因為小乘終要成佛，直直去修菩薩道，發心利他、受苦受難，精進修種種波羅蜜，就好了，何必走那迂迴的道路去學小乘呢？

三乘的疑悔，真正的問題就是到底小乘人會不會成佛。《法華經》宣說一乘實相，佛陀導入善法，以善來破惡---你要執著，最起碼是依止善念；再從善念當中，發覺善念是擾動的，而是不寂靜的；之後佛陀就講空性、寂靜；最後佛陀才告訴我們：空性也不究竟，一定要從空出假，廣修六波羅蜜，起發自性的功德，成就佛道。這時候才正式趨向於無住，之後就是真空妙有，一心真如。所以佛陀言說的目的，就是要我們次第的離念：遠離惡念、遠離善念，最後遠離空性的念頭。為什麼？因為念一切法，不管是有相的念、無相的念，都令心產生生滅對立，就沒辦法悟入一心真實的智慧了。我們的果報體，在生滅門當中修學，可以得到人天果報，也可以從無相行成就二乘的涅槃；但是想要成就法身菩薩，那就一定要入一心真如的平等觀---法界一心，修不二法門，才能夠契入法身境界。在修行過程當中，佛陀演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的法門；但是你要知道這些法門是為了「離念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布施是要我們遠離慳念，持戒遠離惡念，忍辱遠離瞋念，乃至智慧遠離愚癡的念頭...每一個法門，都有所要對治的煩惱，重點是最後入平等觀。

經云：「舍利弗，如彼長者、初以三車誘引諸子，然後但與大車，寶物莊嚴，安隱第一，然後長者無虛妄之咎。如來亦復如是、無有虛妄，初說三乘、引導眾生，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。何以故。如來有無量智慧、力無所畏諸法之藏，能與一切眾生大乘之法，但不盡能受。」

我們眾生法界，從因緣所生法來說是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，這當然不妙了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把這些因緣所生法——所謂輪迴的後遺症撥開來，佛陀說，能夠使令我們開示悟入佛的知見。也就是說，佛陀為什麼能夠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呢？表示我們有那個知見。諸位！佛陀不可能把一個東西送給你，不可能。佛陀只有引導你去找到本來屬於你自己東西。所以佛陀的知見、佛陀的智慧，是在所有的污泥當中，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當中，有一個佛陀的知見。

佛的身、語、意如何說法？

約身業說：應以丈六比丘相得度者，即現丈六比丘身；應以盧舍那身得度，即現盧舍那身；應住八十年，即現八十壽；應住無量無邊大劫，即現無量無邊大劫；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，一切一切都是他甚深微妙的大法、大巧、大妙用。

約語業說：佛說法時，要講淺就講淺，要講深就講深，應說有即說有，應說空即說空，應說三乘即說三乘，應說一乘即說一乘，說來說去，都是恰恰好，這是佛的語業不可思議的妙用。

約意業說：至於佛的意業呢？一方面是依自身的究竟圓滿，二方面佛都是依眾生的理解而理解，依眾生的心境而描寫眾生的心境，佛可以行種種的方便。

所以以上都是佛菩薩之三業妙用不可思議。

說三乘是方便，一乘是究竟，這是對的。如果說三乘、一乘都是方便，也可以。這有根據，如佛對勝鬘說「一乘大方便」，法華經也說「第一義為方便」-是故說三乘、說一乘均為佛的善巧方便，為適應小乘人而表面說三乘，實際即是一乘。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也都得成佛，這才是佛法真正的無邊妙用。若是三乘與一乘格格不入，或是淺不能成深、深不能成淺，佛法有什麼妙？平常說開權顯實示真實相，如果說小乘永遠是小乘，大乘是大

乘，隔礙不通，即不成其為妙方便了。

如學佛的人，在未悟無生忍以前，各人的修持方法都不盡相同，有念佛求生西方，有求生彌勒淨土等各式各樣，這都是一種方便，而目標則是一致的。又如我們為了要吃飯，必先端菜擺碗筷等，這是方便，有了這方便才能達成吃飯的目的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然而我們不能因方便而執為究竟，將最終目標忘掉了，方便中含有辦法，否則即成為執權喪實，方便也失去方便的意義了。

《楞嚴經》跟《金剛經》是破妄，《法華經》是顯真。它透過一心三觀，觀十法界十如是，從心法裡面趨向佛法界，這個是成佛的捷徑。就是從心性來帶動緣起法，這個叫做稱性起修。

我們凡夫是在因緣所生法裡面活動，所以弄得自己傷痕累累，人生無解。然後呢，你修空觀，我跟因緣所生法隔離，完全落入空性，跟因緣法隔離了。這也落一邊，就偏空了。心性不是這樣。心性的好處：它本身能夠超越因緣，它又能夠跟因緣互動。就好像蓮花，它沒有離開污泥，但是它能夠吸收污泥的養分，促成它的成長。

最後總結一下火宅喻：為什麼說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？

三途是苦苦：謂果報身，已是苦果，再加苦受，故名苦苦。

人天道雖受樂，此樂不久住，對苦言樂，此樂不能久住，樂不久又轉為苦，故曰樂是壞苦。

無色界，非苦非樂是行苦，性遷流者，謂行陰遷流，終歸變滅，故曰行苦。

以上三苦約事，則局三界，約理則通四土。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眾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此即同居苦苦。權現化城，不得久住，即方便壞苦。雖離分段生死苦，分證涅槃少分樂。究竟念相未盡，變易未離，尚有微細行陰遷流。即實報之行苦。極樂永離三苦，受用同佛。不同此土，對苦言樂。淨土永離三苦，故名極樂。

上星期我們討論到胎卵濕化的眾生也是種種的苦：《楞嚴經》裡面說，我們心中經常出現什麼相狀，會影響我們來世輪回到哪裡去。它有講到十二類生，就以人道跟畜生道來說，如果一個人，經常生起一種欲想的相狀，比如說你這個人很重感情、有情有欲，那你來生是胎生，因為有情有欲的相狀是粗重相，所以就會在地上活動。那為什麼它會做鳥呢？同樣是畜生，為什麼有些畜生是在地上跑，有些是在空中飛呢？《楞嚴經》說因為他心中的相狀，輕舉躁動，他這個人做什麼事沒有定性，一個東西玩幾天就沒有興趣，所以才做鳥，它的相狀是一種動相顛倒。你看那些鳥飛到地上，在地上叨兩口，然後東看看西看看，又飛走了，鳥類的眾生沒什麼耐性。而這當中的動態有兩種：一種是天上的飛鳥，一種是水類的魚，叫卵生。胎生是屬於欲顛倒，它是有情、有欲的；卵生是屬於動顛倒，它的習性是躁動的。

那麼同樣是畜生，為什麼它會變成濕生呢？就是遇到水、光明溫暖它就會化生，從水裡面化生。這種人的相狀喜歡趨炎附勢、唯利是圖，他看誰有福報，就喜歡靠上去。這種人喜歡攀緣別人，以這個攀緣為相狀，來生就容易變成濕生。又什麼叫化生呢？化就是假托，他喜歡假托甲



去傷害乙;喜歡用假托的情況，就變成化生;像蝴蝶小時候是毛毛蟲，長大之後變成蝴蝶，它就是以假托為相。

那為什麼凡夫死了之後，又會在三界投胎呢？

諸法因緣生，到底是什麼因緣呢？

凡夫的生死流轉，首先是從五蘊當中的色蘊，我們由於過去的業力，而顯現今生的色，這個色是指一切外在的環境，比方說你今生會做誰的子女、會跟誰結婚、誰當你的子女...答案只有一個——萬般皆是業，半點不由人。佛法認為事出必有因，他今天跟你有什麼樣的關係，一定有它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業力。所以對於今生外在環境，我們沒有說話的餘地。但是過程中，用什麼心態來面對，這是我們可以決定的！

再來來的是受蘊，我們內心的活動，第一個就是受，你的心跟外境接觸的時候，生起——感受。如果善業力強，一生當中，快樂的時間多，如果是罪業重，一生當中，就經常覺得悶悶不樂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常常出現苦受，這是因為過去生罪業比較重，善業力薄弱。所以受是一種直接的反應，很難改變受，就算修行也沒有辦法改變受，因為這是在還債，酬償舊業。

然後是想蘊，這個就很重要了。受是沒有相狀的，想可以把感受轉成相狀，意思就是：於境取相，然後施設名言。先把這個相狀變現出來，然後在相狀裡面出現很多的想像，施設名言，這個是想蘊。

接下的是行蘊，這就嚴重了，也就是一種取著。生命的推動力，以唯識學說就是行蘊，念念相續，無有間斷，相續心。所以《大乘起信論》上說，修行是要斷相續心——斷除對娑婆世界的相續心、那一份的取著心。

舉個例子，比方說：一個人從小就沒有錢，這是他過去生慳貪，因此今生招感貧窮的果報。貧窮本身沒有對錯，「果報不論善、惡，只論苦、樂」，所以說貧窮是一種痛苦的果報，但它不是罪惡。問題是我們對貧窮起了顛倒心;你因為貧窮而產生苦受，苦受之後你就產生錯誤的想像——為什麼我這麼貧窮、他那麼富貴，你就開始去追求;等到你得到了金錢啊，感覺很快樂，這時候你對金錢，就會產生美好的想像：金錢，實在是大功德的境界，能讓我產生安樂！

其實，真正讓你得到快樂的，是你的善業，金錢只是一個助緣而已，當你福報享盡的時候，錢再多你也不快樂;外在的環境，畢竟只是助緣，真正能讓你身心感到快樂，是善業力!但是一般人看不到這個善業力，只看到外表的環境，所以想久成思，就對金錢產生執著。

我們過去，曾經因為擁有金錢、溫情這些東西而快樂，我們人生當中，因為很多的感受經驗，而產生很多錯誤的想像，最後累積變成對三界一種執取，而行蘊就是執取——一定要得到自己想得到的！

當你的心住在妄想，你對妄想產生執取的時候，這個妄想就會變成行動。所以說行蘊也是妄想打久而來的啊!所以在我們生命當中，跟了生死最有關係的，就是：你要改變你心中的執取!



我們過去在三界當中，累積太多的生命經驗，尤其是對於快樂的感受，我們最容易產生顛倒的執取。因為它讓我們產生快樂的感受，就會誤認這就是我們的依止處了，就產生貪愛的想法，最後產生一種堅固的執取，一定要再得到它!這是什麼情況呢?

就是因為我們在三界當中，有很多美好的快樂回憶，這些回憶我們給它太大的力量，由此而產生取著。就好比看到刀上的蜂蜜，卻不知道所要付出的代價有多高，這就是執著娑婆世界的顛倒相!

資料來源：

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。

淨界法師；育因法師；性梵法師；慧嶽法師；道源法師；智諭法師；聖嚴法師；道證法師；印順法師；太虛法師；藕益智旭法師等。